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最好机遇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用计算机同时解决多个方程式已经易如反掌，可现实中如果要解决超出国家层面的收入和资源再分配问题，即便使用最聪明的理论也是难上加难。

关于在民主国家中解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经济问题是多么步履维艰，欧债危机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一方面要避免在自己的国家失去支持度；一方面只有帮助其他国家才有连任的希望，同时即便帮助了，仍然有人恶语相加，这一切将有多么困难。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成为国内的叛徒和躲在看不见摸不到之处、却在心理和政治上存在的边界外的吸血鬼？

加强全球化但保留国家架构

政治家都必须有授权才能上台，这来自于民主选举，而下一轮选举迟早要来临。如果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一般他们都知道，即便不知道，他们也会咨询专家顾问团队——但如果他们无法向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对大众有好处，就无异于双手反绑。因为一些领导人的影响力有限，所以一些改革会被稀释，手段将弱化，决策将迟滞，变革将放弃。

需要补充的是，目前和将来，假如主流媒体不和你站在一边，领导人想具备足够影响力是困难的。这与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相关。政治家可以选择实施不得人心的政策并有意失掉选举，但愿意这样做的人屈指可数。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就是掌权。一旦拥有，更多人想的是如何维持政权而不是采取正确的决定，因为坚持正确决定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将权力拱手让与他人。

目前的历史转折中，更合理的道路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上升至超国家层面，有必要时甚至上升到全球层面。换句话说，政客们应不再是国家的政客而应越来越成为超国家和全球的领导人。相关的进程已经开始，但需要几代人努力。在 21 世纪初我们已经有所观察，但到了本世纪末，这一目标仍离预期相去甚远。政治从从属于国家目标到越来越向超国家、世界，甚至是人类文明的目标负责阶段转变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从另一角度说，接受全球化决定了国家重要性的下降。换句话说，在弱化民主化的同时加强全球化，但保留国家的架构。

政府干预多少才好？

在将来，包括从未来二十年到未来几代人的长远来看，对这一话题的辩论将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对民族国家的合理规模的争论，即国民收入的财政再分配将永无止境，政府干预对市场冲击的讨论也不会停止。最优状态（尽管无法实现）将是一种经济关系体系，即其中包含的资本组合、有效分配和社会凝聚力将被同时提升。不同流派和党派的人士对这种最优状态有不同的解读，这在科学领域不可思议，但在政治领域司空见惯。这样的最优方式没有数学上可计算的存在方式，要想建模去算出达到这一目标所付代价最小化或经济关系效率最大化的公式只能是浪费时间。这里说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最优状态，不仅是管理资源得以生存，也包括实现增长和享受生活。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点，而是尺寸和规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动态演变的一个区。

另一方面，对于新兴的超国家架构实施干预的范围、形式和手段的争论将不断增多。这些架构既包括地区一体化安排（更常见、规模更大），也包括全球架构（逐步形成，存在局限）。从长远来看，前者的逐步成熟将加速全球解决方案的向前发展。

全球化进退两难

由此，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学会将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相联系，后者意味着一种全球的民主正在形成并机制化。有的学者称之为“全球化的进退两难”，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困惑，必须从以下三个选项中选取两个：

A 是民主被限制以使全球交易成本最小化；B 是全球化广度和深度被限制，使保持各国民主成为可能；C 是民主在限制国家主权的代价下得以实现全球化。

我认为最合理的选项是保全全球化和民主，牺牲民族国家于祭台。但前提是全球化是基于广泛参与的，民主是真实的而非少数全球精英的统治。当然，结果未必一定是非黑即白，牺牲 C 以保全 A、B，牺牲 A 以保全 B、C 或牺牲 B 以保全 A、C。

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非完美和非完全的三者统一。因此，不是 A+B+C，而是一点儿 A 一点儿 B 加部分 C，而谁多谁少则取决于 21 世纪乃至今后的各方角逐。这场战斗已经打响，然而最重要的是，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应该有一个能使全球化继续发展、民主继续传播，并逐步在全球形成机制的进程。同时民族国家也将继续得以生存，但与现在相比，显然在主权权利上有所减少。

目前的历史转折中，更合理的道路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上升至超国家层面，有必要时甚至上升到全球层面。

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最好机遇

当世界逐步发展成大型多国一体化的组合体后，这一切比目前的近 200 个国家的组合体要容易得多（不用说目前还有超过 70 个不同领地和政体在现行国际法下还未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地区一体化进程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巨大机遇，而且理论上在十几个大型实体间协调立场要比在 200 个个体间容易得多。假如基于民族国家或经济体的民主联盟体得以实现的话，全球民主化也将更趋坦途。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后者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它们自身也将逐步成为地区或全球组织的一部分，因而丧失越来越多的主权权利。

这个地区一体化进程对推进全球化是最好的机遇，因为其克服了当前的症状，有望实现持久活跃和适度平衡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这也再次证明了为什么克服当前美国和欧盟的危机对于全世界来说都至关重要。

（翻译：张璐晶）

精彩语录

虽然没有可以抵达理想世界的路径，但我们仍要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一方面，新的制度秩序必须与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组成成分相吻合；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文化价值的发展相协调。它不能只遵循西方模式，而也应该将东方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发展目标考虑在内。

21 世纪将不只属于中国，也将属于欧盟。欧盟这个划时代的构想，将结束过去 2000 多年里国家之间争端和杀戮超过合作的状况，这些国家将团结在欧盟旗帜下，而这个联盟本身也将接受其他国家的监督。如果欧盟这种模式能够获得成功，那么其他大陆上的国家也会纷纷效仿。

（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www.volativeworld.net）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 年 1 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www.ceweekly.cn/Special/Kolodko/

责编：王山山 美编：孙珍兰